



Mark Kozelek 孤独的古典浪荡儿

采访、撰文 Ag, 摄影 Sergei Vershinin

作为 Red House Painters 与 Sun Kil Moon 的主脑，Mark Kozelek 显得并不合群，在上海 Mao Livehouse 的专场演出（受 Split Works 音乐机构之邀）中，没有暖场，放弃与乐迷寒暄，红色的灯光按其要求被调校到了简直可以把现场空间直接拿来当作暗房来使用的地步，完全标准的 Sadcore 昏暗氛围。

44

随性的 Mark Kozelek 常常在唱了一句后骤停，几秒后改口换作另一首，或对着台下那些谈着山海经的混场人士寡淡嘲讽。他毫无忌惮地裸露着自己的情绪，他疲惫低落，他缺乏兴奋感，时刻流露着一种出戏感，一种与时代缺乏衔接与回应的隔阂。典型 4AD 的调音、低缓细腻的吉他辗转，和着那与唱片毫无二致的嗓音，你会惊叹，他是如此善于在繁复时空的瞬间建立起一个更加撇清外部纷扰的自我，所有人默默聚集，集体恍惚于一个多样化的自我意识中。

整场演出的技术效果十分出色，虽冷落了 Red House Painters 时期的歌曲，但我们依旧从 Sun Kil Moon 最新专辑《Among the Leaves》的曲目中感到了 Mark 非凡的创作才能与宝刀未老的声线。与 4AD 决裂后的《Old Ramon》起，Mark 一直在追寻更具个人色彩的音乐。显然他并没有成为第二个 Syd Barrett，生不逢时如他出演的《成名在望》(Almost Famous) 的那些词意一般，但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在如今变得界限模糊诡辩的现代摇滚乐中，依然是个坚定的古典主义者。他不在乎聪明的技术语言或崭新的外部世界。公元 2000 年之后，你几乎已经找不到第二个 Mark Kozelek，他才华依然，从未改去过浪荡与阴郁，他还是那样编曲，那样行事，好像一切还停留在上个世纪，那难以逆行，也难以超越的时代。

Greg 对本文亦有贡献，编辑 唐卓伟 Duscher Tang



Numéro: Red House Painters 组队之初于旧金山 Bay -Area 演出时，当时，American Music Club 主唱 Mark Etizel 点名你们为他最喜爱的乐队，并将你们的 demo 给了当时的 4AD 主脑 Ivon——当时 Ivon 如何评价？

Mark Kozelek：没人会忘记一个音乐厂牌打给你的第一个电话。其实，我和 Ivon 之间的那次连线有些尴尬，他是英国人，典型的唱片公司红人，而我被那个电话搞得措手不及。他告诉我他对我们之前寄给他的几首小样非常感兴趣，想发行其中的 6 首单曲，这后来也是我们第一张专辑诞生的缘由。

Red House Painters 曾被英国媒体评赞为 1992 年最富悲情气质的摇滚乐队，你早期的风格也是彻底的晦暗阴沉，而如今的个人专辑却充满着折中的气息，仿佛雨云中偶尔也透射出浅浅阳光与温情，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

当 Ivon 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才 24 岁，如今我已经 45 岁了，如果在 20 年间，人的生活态度与心境无所变化的话，那么，一定代表生活出了什么问题。我二十几岁时，白天在旅店打工，每天只赚 8 美元。然而现在，当你的梦想日趋实现时，某些乐观主义的物质就在你的生命中发酵了。

《What’s Next to the Moon》是你个人唯一全部非原创歌曲的专辑作品，全部翻唱 AC/DC 的曲目，硬式摇滚对于你的影响是否很大？

我曾为 Modest Mouse 的专辑《Tiny Cities》设计唱片封面，没错，我在经

典摇滚乐中长大，我直到 17 岁之后才接触到 Joy Division、R.E.M. 或朋克摇滚。在这之前，听到过最软的是 Cat Stevens，最硬的是 Black Sabbath。

对你影响最深的歌手、乐队和专辑有哪些？

Yes 对我有着很大影响，尤其是 Steve Howe 的吉他演奏。史诗般的编排，诸如 Yes 和 Pink Floyd 都对 Red House Painters 影响至深。1992 年，已经没有其他乐队在做整张专辑 6 首全长的慢歌了，除了 Pink Floyd 的《Animals》，冗长、缓慢、充满着小调。现代艺术家已经很少对我有什么深刻影响了，他们的音乐大多给我感觉只是在玩跳棋，而我，则是在音乐里走象棋。

你曾与导演、滚石记者 Cameron Crowe 合作，并在电影《成名在望》中扮演静水乐队的贝司手 Larry Fellows，为何会有这次触电经历？

我没法回绝那次 offer，因为我陷入了财政危机，Red House Painters 刚被 Island 抛弃，巡演也没有为我赚多少钱。Cameron 找对了时候，我需要工作，我在剧组待了 7 个月，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戏需要演。那时，天天身边都有成群的女孩围着，32 岁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而其他家伙，Jason Lee 和 Billy Crudup 则努力工作，我不一样，我无法多线程运作，还是逍遥的生活适合我。

如何看待传统音乐唱片市场衰退的现状，以及网络新媒体的角色？

这件事实在太操蛋了，除了这个，对此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